古代奥运会的宗教起源

路光辉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通过对古希腊人早期的祭祀活动、奥运会起源神话的分析以及对奥林匹亚早期历史的考察，发现古代奥运会与古希腊人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早期的奥运会是纪念死去英雄的一种方式，又是祭神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与周期性王位更迭有关。在古希腊人看来，举办体育竞技会是人神沟通的一种方式，不仅可以抚慰亡者的灵魂，取悦神祇，而且还可以得到祖先、英雄和神祇的庇佑。正是基于这种宗教意义，古代奥运会得以创建和发展，从自发的地方性体育竞技会发展成为定期举办的全希腊人的节日庆典。

关　键　词：古代奥运会；竞技体育；希腊宗教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8)11-0025-04

Religious origin of ancient Olympic Games

LU Guang-hu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early ritual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ancient Grecians and myths about the origin of Olympic Games as well as by examining the early history of Olympics, the author discovered tha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 between ancient Olympic Games and religious faith of ancient Grecians. Early Olympic Games is a way to remember dead heroes, an important constituent part in religious ceremonies, and related to periodical changes of thro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cient Grecians, hosting a sports competition gathering is a way for humans to communicate with God, which can not only soothe the soul of the dead and please God, but also gain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ancestors, heroes and God. It is based on this kind of religious significance that ancient Olympic Games was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from a spontaneous local sports competition gathering into a periodically hosted holiday ceremony of all Grecians.

Key words: ancient Olympic Games；athletics；Greek religion

传统上把公元前 776 年作为第 1 届古奥运会的举办日期，这也是奥运会有文字记载的开始。但普遍认为在此之前奥运会已经存在，只不过于公元前 776 年定期举办。由于史料的局限，我们对古代奥运会早期的历史很难有明确的认识，不过通过对史前时期希腊人的祭祀活动、奥运会起源神话的分析，以及对圣地奥林匹亚早期历史的考察，我们仍可以探索古代奥运会兴起的历史。

1　葬礼中的竞技会

在古代社会，由于对死亡的敬畏及对祖先的崇敬，古人对死者往往要举办隆重的葬礼，古希腊也是如此。不过，古希腊人常常在葬礼上举办体育竞技会，是当时十分独特的现象。古典史料中关于古希腊人葬礼的记载屡见不鲜，《伊利亚特》中用了一卷详细描述了阿基琉斯为其好友帕特罗克洛斯举办葬礼竞技会，比赛的项目有赛车、拳击、摔跤、赛跑、武装刺长杆枪、投掷铁块(类似于铁饼)、射箭和投枪(标枪)。除了帕特罗克洛斯葬礼竞技会之外，史诗还提到为阿马里科斯王举行的葬礼竞技会以及为奥狄浦斯举办的祭祀竞技会[1]。可见，古希腊人为死者举办葬礼竞技会是很常见的，举办者也往往提供马匹、牛羊、青铜器皿等丰厚

收稿日期：2008-09-12
作者简介：路光辉（1979– ），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社会文化及竞技史。

的奖品，因而吸引来自各地的人们参加竞技比赛。

1.1 对死者的抚慰

古希腊人在葬礼上举行竞技会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对死亡的理解。古希腊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灵魂有如梦幻一样飘忽飞离”[2]。不过，此时的灵魂还只是游走的冥魂，只有当亡灵渡过冥河，进入哈德斯神掌管的冥府时，才具有神力，同时过上安定快乐的生活。若不能进入冥府，亡灵则变成孤魂野鬼，并形成一种凶恶的力量，向世人复仇，危害人间。是否举办体面的葬礼关系着死者能否安然进入冥府,葬礼的功用之一也就在于送亡灵奔赴冥府。因而葬礼在希腊人的观念中神圣而至关重要。可以说，希腊人不畏惧死亡，而畏不葬，对敌人最厉害的咒骂，莫过于“死无葬身之处”[3]。因为是否被好好安葬，关系到死者和生者永远的安宁与幸福。因此，史诗中的普里阿摩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赎回儿子赫克托尔的尸体，为他举办隆重的葬礼[1]。

在丧葬仪式中，除了清洗尸体、涂油包裹、停尸举哀、火葬或土埋[4]、献祭祷告等常规仪式之外，在死者的坟墓前举办竞技会被认为是最好的方式之一。在古希腊人看来,“生与死是辩证的,从无生命的土壤里,绽放出生命的花蕾”[5]。人们认为竞技体育能够为生者与死者搭建沟通的桥梁。通过举办竞技会，生者与死者便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比赛往往会取悦死者，尤其是竞技比赛中的优胜者会得到亡灵的喜爱，并从死者那里获得力量和庇护，同时死者也可通过优胜者获得新生的希望。

1.2 生者社会地位的构建

在古希腊，葬礼的意义除抚慰亡灵之外，还在于祈求家庭香火的延续，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有男丁继承家产，延续宗嗣。儿子作为继承人的合法地位的最终确立也是通过丧葬仪式完成的。葬礼的参加者一般是死者的家人和亲属，他们聚集在一起哀悼死者，同时又是彼此间社会关系的重构。继承人往往以主办人的角色来体现并向社会证明自己的合法地位，这一角色通常非继承人莫属。不过，在葬礼上举办竞技会，耗资较大，普通家庭很难承受，故葬礼竞技会多为祭祀已故贵族而举办。在葬礼竞技会上，死者的继承人通常以竞技会的资助人和仲裁人的身份出现，参赛的男子们通过竞技来展现自身的卓尔不群，以期得到仲裁人的认可，从而获得一份物质奖励。竞技会的规模及奖励价值的大小均取决于主办者的财产情况。这样，竞技体育就成为展现参加葬礼成员与死者之间不同关系的方式。一方面继承人以资助人或仲裁人的身份向众人公开说明了自己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其他成员通过竞技比赛获取了一份财富，享受到对死者财产的分享，从而解决了财产的继承与分配的社会问题[6]。可见，通过竞技的方式，确保了家庭从死者到生者的顺利过渡及延续。

一些学者基于此，提出古代奥运会的起源说。普科特[7]认为“在运动会的初创时期，大多数的运动会是葬礼运动会”，为纪念国王或贵族等死者而举办，“奥运会是相对较少的几个运动会中最高的”。朱蒂斯·斯万汀[8]认为“像奥运会之类的体育运动会源于纪念本地的英雄而举办的葬礼运动会，珀罗普斯是奥林匹亚的英雄，而其墓地和祭所位于阿尔提斯内”。这种看法不无道理。葬礼竞技会不仅仅是对死者的纪念，而且还是对生者尤其是继承人社会地位的认可。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早期的奥运会很可能具有祭祀的功能，作为当时较高的赛会之一，奥运会可能被用于祭祀当地的某一位英雄，而这一英雄很可能就是国王。奥运会的起源神话中有一则提到新国王珀罗普斯为纪念死去的国王，举办了隆重的葬礼竞技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奥运会与丧葬仪式、王位更迭的关系。因此，为进一步弄清奥运会早期的历史，我们还须对起源神话做深入的分析。

2 起源神话的历史反映

事实上，希腊人的宗教思想蕴涵于神话中。透过这些神话，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古希腊人的宗教信仰，同时神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希腊的历史。关于古代奥运会的起源流传着很多神话传说，概言之，主要有珀罗普斯与俄诺马俄斯的赛车说、赫剌克勒斯纪念神王宙斯说、宙斯争王说、雅典娜与波塞冬争夺雅典庇护权之说以及赫剌克勒斯后裔祭祖说等。这些神话传说虽然荒诞不经，但却涉及了名祖崇拜、王位更迭、英雄崇拜、奥林帕斯主神崇拜等方面的内容，同时也揭示了奥运会的兴起与早期希腊人的宗教崇拜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一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竞技体育在祭祀名祖、英雄及敬奉神祇等宗教活动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

2.1 英雄崇拜与古代奥运会

古希腊人认为英雄是神与凡人结合的后代，出身高贵，建有不朽的功绩。与凡人相比，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但英雄又不是神，他们与凡人一样，最终要死亡。不过在希腊人看来，死后的英雄仍具有庇护后人的能力，因而希腊人通常在英雄的墓冢旁建立“英雄祠”，供奉祭品，祭拜英雄[9]。古希腊人之所以对英雄顶礼膜拜，在于他们认为英雄生前所表现出的非凡的力量，死后这种力量并未消失，只要对其献祭，仍

能继续得到他的庇佑。故与其说希腊人崇拜英雄，倒不如说是对非凡能力的崇尚。纵观英雄的神话及文字记载，英雄们都有着强大的力量，而且大多在竞技赛会上获得过胜利。在希腊人看来，竞技比赛是个人能力得以展现的最佳舞台，优胜者不仅赢得了荣誉，更为重要的是个人的能力得到众人的承认，甚至得到他们的拥护和爱戴。

关于奥运会起源的神话有一则与英雄珀罗普斯有关，珀罗普斯被奉为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名祖。在珀罗普斯与老国王俄诺马俄斯的赛车竞赛的神话中，强大的俄诺马俄斯在比赛中丧生，珀罗普斯获得了胜利，赢取公主为新娘，成为伊利斯新的统治者。为了缅怀老国王，珀罗普斯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竞技会。库克[10]认为：“在神话时代，人们通过奥林匹克竞技会来决定谁将成为一个地区的首领……奥林匹克竞技会的获胜者既被当作王又被当作神……”并把这一特征看作是奥运会起源的理论基础。史前时期的王不是世袭制，更不是终身制，王有一定任期，任期的长短取决于个人力量是否依然强大，当力量衰弱时，便会出现新的继任者，而这个继任者必须战胜老国王，较量的方式要么是用暴力，要么通过竞赛。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竞赛很可能也伴有流血牺牲。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史前时期的奥运会很可能与周期性王位更迭仪式有关，正如瓦诺耶克[11]所说，“奥林匹亚竞技会是按个人的行为、业绩创立的，赌注是江山社稷。奥林匹亚竞技会的胜利是政权的象征，常常关系到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及一个旧政权的消亡。从某种程度上说，奥林匹亚竞技会是对新政权认可的竞技庆典仪式。”

2.2　敬神仪式与古代奥运会

赫剌克勒斯纪念神王宙斯说、宙斯争王说、雅典娜与波塞冬争夺雅典城庇护权说及赫剌克勒斯后裔祭祖说等起源神话，表明了奥运会由早期的丧葬祭仪、王位更迭仪式的组成部分逐渐演变为敬神的仪式。从这些神话所反映的历史来看，由于在前 8 世纪以前，奥林匹亚的影响只局限于周边地区，而雅典与奥林匹亚相距遥远，尚未波及，因此雅典娜与波塞冬争夺雅典城庇护权的起源神话说为较晚时期的杜撰。赫剌克勒斯纪念神王宙斯说、宙斯争王说及赫剌克勒斯后裔祭祖说等起源神话反映了公元前 12~前 10 世纪的历史，这时期正逢多利安人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据希腊著名诗人品达的记载，在赫剌克勒斯创办奥运会之前，珀罗普斯作为古老的英雄已经在奥林匹亚及附近地区广为崇拜[12]。

根据神话描述，赫剌克勒斯是神宙斯与凡人结合所生，曾立下“十二项功绩”，成为久负盛名的英雄，在希腊多数地区受到崇拜。虽然神话所记述的内容不足以取信，不过通过对赫剌克勒斯的不凡出生、伟大功绩等描述诠释了赫剌克勒斯由一位地方英雄，成为全希腊人崇拜的对象。后来赫剌克勒斯又被认定为多利安人的英雄，赫剌克勒斯游走希腊立下功绩以及赫剌克勒斯的后裔多次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13]，可以被理解为多利安人征服伯罗奔尼撒半岛在神话中的反映，同时也为多利安人入住伯罗奔尼撒正名，使之具备了合法性。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关于赫剌克勒斯或他的后裔创办奥运会之说，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同时也揭示了从公元前 12 世纪始,奥运会已成为祭神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希腊敬神的方式是一种“交换式”的方式，即通过讨好神来换取神灵的帮助和恩赐。讨好神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提供物质性的贡品，即献祭。另一种通常是在献祭之后举办竞技会，原因在于古希腊人的宗教信仰有着“神人同形同性”的特点，神不仅外形与人相似，而且性格也与人接近，他们和凡人一样喜欢竞技体育，甚至还参与竞技比赛。如荷马史诗中提到，在帕特罗克洛斯葬礼竞技会的赛车比赛中，阿波罗故意捉弄狄奥墨得斯，把他的鞭子打落在地。雅典娜迅速把鞭子交还与他，并且给他的马灌输力量，使他获得胜利[1]。尽管荒诞，但却真实的反映了希腊人的宗教观,即举办竞技会不仅仅是人神沟通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可以取悦神，获得神的庇护和恩惠。也正是这种宗教观念使得竞技会(包括奥运会)成为敬神的重要仪式。后来的一些神话把对珀罗普斯、赫剌克勒斯与宙斯的崇拜有机的结合起来。据神话描述，珀罗普斯死后，被葬在奥林匹亚的阿尔菲斯河畔，在他出殡时举办了竞技会，后来由赫剌克勒斯恢复起来[13]，成为纪念宙斯神的赛会。可见，对三者的崇拜就具有了延续性和统一性。多信仰崇拜在希腊人的意识中并不矛盾，反而和谐共处。他们敬奉每一位神灵，只是在祭仪上存在差别。在希腊人信仰中，神灵是无处不在的神圣，任何神灵都不能得罪，即便是对某一神灵的忽略，也可能遭到惩罚。

通过对奥运会起源的神话分析，可以看出神话反映了古代奥运会发展的大致历程，在不同的时期奥运会有着不同宗教功能。公元前 12 世纪之前，奥运会与希腊人的祭祀活动、王位更迭密切相关；公元前 12 世纪之后，奥运会成为祭神的重要仪式。伴随着希腊人宗教信仰的日益成熟，奥运会也不断壮大起来。

3　圣地奥林匹亚——古代奥运会的发源地

奥林匹亚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北部，远离尘

器，依山傍水，树木葱郁。优美的自然环境成为希腊人开展祭祀活动的最佳场所。早期的奥林匹亚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处乡间圣地。据考古发现，公元前 10 世纪以前，在奥林匹亚的中心阿尔提斯内就有了祭祀活动[9]，祭拜的人们主要来自周边的村落。同时在阿尔提斯神域内，还发现了珀罗普斯的祭坛，因此印证了神话中关于珀罗普斯为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古老英雄之说。早期的奥林匹亚属于比萨人的管辖地，虽然无法考证在史前时期，是否真正存在英雄珀罗普斯与比萨国王俄诺马俄斯的赛车比赛，不过，这一事实本身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比萨人每逢重大事情，如祭祀祖先、国王登基等，必然举行竞技赛会。古代奥运会在希腊文中表示为“Olympiakoi agones”，意思为“奥林匹亚的竞技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与祭仪活动密切相关的竞技会，可能就是奥运会的雏形。从古代世界宗教信仰的发展历程来看，早期的崇拜往往是自然崇拜，即崇拜山、河、物、雷电、风雨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自然神被赋予新的内容，并纳入宗教体系 ，成为真正宗教意义的神祇。“宙斯”在希腊语中写成 Zeus，其词根的意思是白昼[14]。故早期的宙斯很可能是一位自然神，掌管天空。

同时应当指出，在这一时期，奥林匹亚的影响并不大，举办的竞技会的项目只有赛跑一项，距离是从珀罗普斯的墓冢到宙斯的祭坛。从最早的优胜者名单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伯罗奔尼撒的西部地区，即奥林匹亚周边地区。可见，早期的奥林匹亚竞技会还只是地方性赛会。后来，随着希腊城邦时代的到来，史前时代有关神和英雄的神话传说，经过荷马、赫西俄德的梳理，渐成体系，即奥林帕斯诸神系。随着奥林帕斯教的确立，原来在奥林匹亚不定期举办的纪念宙斯神的活动，名声大振，逐渐成为希腊人共同的节日。而节日上举办的竞技会也得到继承和进一步发展，公元前 776 年，伯罗奔尼撒的统治者们——伊利斯的伊菲托斯(Iphitos)、比萨的克莱斯提尼(Cleosthenes)和斯巴达的莱库古(Lycurgus)一致同意一项协议，奥运会是献给宙斯神的赛会，赛会期间不准发生战事，每 4 年举办一次[5]。奥运会从此定期举办，成为全希腊人的重大节日庆典。

综上所述，古代奥运会在公元前 8 世纪以前已经存在，作为一种地方性的体育竞技会，它是宗教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祭祀名祖、英雄或王的仪式，到祭神仪式，奥林匹亚竞技会的举办有着自发性，与奥林匹亚及附近地区居民的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在希腊人看来，举办奥运会及其他形式的体育竞技会可以抚慰亡者的灵魂和取悦神祇，是向神及英雄献祭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举办竞技会不仅仅是人神沟通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可以取悦神，获得神的庇护和恩惠。早期的奥运会有着浓厚的宗教性，也正是这种宗教性促发奥运会的兴起，并不断壮大，成为泛希腊的重大赛会。同时也应看到早期的奥运会并没有成为一项规范的运动会，而是伴随献祭、宴饮、唱颂歌等活动具有宗教色彩的庆典仪式。

参考文献：

[1] 荷马[古希腊]. 伊利亚特[M]. 罗念生，王焕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536-582.
[2] 荷马[古希腊]. 奥德赛[M]. 王焕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02.
[3] 古郎士[法]. 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M]. 李玄伯，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6-9.
[4] 吴晓群. 古代希腊仪式文化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105.
[5] George A C. The Olympic Games in Ancient Greece[C]. Ekdotike Athenon S. A. Athens，2003：38，111.
[6] David J，Phillips，David P. Sport and festival in the ancent greek world[C]. Wales：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2003：137.
[7] Pleket H W. The Olympic Games in antiquity[J]. European Review，2004(12)：401-413.
[8] Judith Swaddling. The ancient Olympic Games[M]. Texas：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4：9.
[9] 王以欣. 神话与竞技[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45-46，350.
[10] 简·艾伦·赫丽生[英]. 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M]. 谢世坚，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14.
[11] 瓦诺耶克[法].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及古希腊罗马的体育运动[M]. 徐家顺，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64.
[12] Thomas E S. Eros＆Greek athletic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33.
[13] 编者. M · H · 鲍特文尼克神话词典[K].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45.
[14] 王晓朝. 希腊宗教概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53.

[编辑：邓星华]